

我在交大三間學校中，是在滬校畢業，後來曾在平、滬、兩校教課，獨於唐校沒有發生過直接的關係。可是我對於唐校並不生疏，我曾經到唐校觀光過好幾次，和唐校的好多位老師和校友極為熟識，在我四十年來的工作及生活過程中，和唐校同學發生過極深切的關係。現當唐校創立五十週年的盛節，我要向唐校致敬，並向許許多多的唐校同學致敬。

滬校與唐校原本是姊妹學校。當我初在滬校肄業的時候，我們已聽到關於唐校的許多消息，總是說唐校的功課怎樣緊，教師怎樣嚴，考試怎樣難。一般滬校的同學，對唐校都有些羨慕，自愧不如。那早期唐校的一般功課，的確比起滬校來是強一些。

唐校原係為華北初築鐵路，亟須養成高級技術人才而設，所以學校即設在我國最初築路的地方——唐山。而且初時的經費，也

就是由鐵路擔負。因此早期的畢業學生，便整批派到鐵路去服務。滬校雖然也有鐵路工程科畢業生，可是那時築路的重心是在北方，唐校同學得了風氣之先和地理上的便利，自從第一屆畢業生起，年年都有很多同學到了華北各鐵路上服務，後來慢慢地都成了鐵路工程界的領導人物，或築路的中堅分子。

我所知道唐校第一屆鐵路工程科畢業是在前清宣統三年，那年的畢業生共有二十八人，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和我先後共過事。第二屆（民國元年）畢業同學裏面也有好幾位和我在隴海鐵路共過事。這兩屆的同學說起來都是我的前輩。到了和我差不多年份的同學，像陳君思誠，黃君子焜，杜君鎮遠，王君節堯，邵君福軒，茅君以昇，阮君宗和，藍君田，裴君益祥，葛君灃，郭君彝，薛君卓斌，譚君真，侯君家源

，吳君祥麟，洪君文璽，孫君成等，都和我做過多年的同事或朋友。其中不少為我的良友，或做了患難之交。雖有杜芳幾位已變了節，但說來究竟是唐校當時難得的人才。

民國十年，滬校的土木科遷併唐校，唐校的機械科遷併滬校，因此我曾在滬校教過的那班同學，如姚君常桂，江君祖政，李君為駿，竇君端芝，楊君錫鏐，蔣君以鐸，趙君祖康，顧君亦愷，徐君百揆，王君恢先等，皆轉入唐校，於民十一年間畢業，後來在工程界都很有表現。自後的十五六年間，我和唐校各級同學共事日多，指不勝屈。那時路工上中高級幹部，大多數來自唐校。當年胼手胝足，甘苦共嘗的盛況，實為我一生所不能忘記。後來在平越畢業的同學，雖然和我共事者不太多，但所認識交遊者，其性情的表現，大抵和一般老

同學差不多一樣。計我四十年來所與交遊或共事的唐校同學，總覺其大都果敢篤實，勇於任事，忠於職守，其能在一般工程學校中，脫穎而出，在建國抗戰以至今日反共抗俄的神聖任務中，卓然有所表見，尤其在工程界常能取得領導地位，自是社會所公認，不獨我個人的欽敬而已。

一間學校有了五十年的歷史

三個學校 一種事業

聯想到工程教育宜多設獨立理工學院或技術性專科大學

——為唐山工程學院五十週年紀念而作——

侯家源

，自然有牠的傳統精神和基礎。早期主持校務的如熊崇志，趙士北，章伯初諸先生，皆於唐校的基本確有甚大的貢獻。早期教授中有吳稚暉先生，對於學術思想有所啓發。改交通大學後，長校者如羅忠忱，孫鴻哲，李書田，茅以昇，胡博淵，顧宜孫諸先生，都是工程界先進，唐校的近期長

育，自係這幾位主持其事者的功勞。

我想現在臺灣的校友，當此唐校五十年校慶之日，當然想起過去的光榮歷史，和現在我們全體校友應為國為校所負的責任。我在此慶祝之日，預期唐校光復後的更加興盛，和唐校同學今後建國的更大成就。

交通大學是集南洋唐山北平三個學校而成，這三個學校在沒有合組以前，各自獨立，而均由交通部（郵傳部交通部鐵道部）

主辦，三校所授學科，各有不同。南洋為土木電機機械等科，北平為郵政電訊及鐵路管理等科，唐山則為土木及機械等科（後增設冶科）。這種學不同學科，當時為配

合發展交通事業而設，故三校畢業同學，大多就業於路電郵航等交通機構，成為合做一種事業的同僚。

如果說「同行必妒」的話，

那末三校畢業的同學，勢必互相猜忌，難以合作了，但是事實大不相同，儘管各種交通事業機構中來自三個學校的工程師和管理

人員，過去求學時代之校址環境，學科各不相同，而在工作崗位上都能各舒其才，在服務單位裡都能合作無間，共同一致謀事業的發展和進步，並未以小異而害大同者，其原因在於求學時代學校環境之單純簡樸，學科之尚實與嚴格也，故同學在校則兢兢為學，志切實際，出校則兢兢於事業